



印象

故事

# 亲历印度 春运

莫礼君

去年11月我去印度新德里旅游时，正好离印度人最重要的节日——迪瓦利节还有一周多的时间，新德里已到处张灯结彩，支起大篷，一派喜庆的气氛。印度人过迪瓦利节的方式与中国人过春节相似，大量到城市打工的印度农村人口会在迪瓦利节前夕返乡，这段日子也可以称得上是印度的“春运”。

在新德里玩了几天我打算前往孟买，于是我在新德里住的酒店订了火车票。印度买火车票实行实名制，酒店的服务人员登记了我的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饮食习惯，手续办得很顺利。

第二天我便到了新德里火车站，印度“春运”期间新德里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拥挤不堪，几乎没有站脚的地方，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雪茄烟味道。我在显示车次运行表的电子屏幕前伫立了很久，也没有发现自己要乘坐的那列火车的停靠站台和到站时间。这时一位同胞走了过来，他冲我摇摇头说：印度的火车车次运行表从来都没个准头，你

是去问工作人员吧！我连忙找了一位穿着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询问，对方很快给了我答案。

我随着一大群旅客走到火车站的站台，眼前的景象真让我有点震惊。只见前方停靠的三列车身破旧的火车，个个严重超载，连火车车顶上都挤满了急切归家的人，他们在车顶上或坐或站，丝毫不觉得危险。有的旅客干脆把行李挂在车窗外面，真让人担心火车开动了这些行李会不会掉下去。印度的普通列车给人的感觉是人头攒动，管理混乱，但其票价多年不变，出了名的便宜，很适合印度的低收入阶层。

过了一会我坐的高级空调列车到站了，空调列车的顶级包厢票价比飞机票还要贵，即使我订的软卧票价也不比飞机票便宜多少，管理也很规范。旅客上车前会在车厢门口看到一张乘客名单，核对无误后方可上车落座，保证不会上错车。列车开动后列车员还会捧着登记本一一对应乘客进行记录和查票。我乘

坐的那节软卧车厢有四张软床，带卫生间，卫生间和车厢都打扫得很干净，车厢内还能看电视机，有瓶装纯净水供应，漂亮的列车员负责三餐，定时送茶水和水果，态度很亲切。虽然印度列车员为我们提供的印度飞饼干巴巴的难以下咽，但送来的咖喱饭味道却很可口，我一连吃了两份。

坐在印度的高级空调列车上，这一路没有闲杂人员出入车厢，基本上享受了舒适而愉快的旅途服务。有时候列车停靠在车站时，透过列车车窗，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并列停靠的普通列车车厢内惨不忍睹的景象，行李架上、餐桌上、座椅背上全是旅客，人挨着人，人挤着人，真不知道那些旅客再这样呆下去会不会被挤成夹心饼干？这也许就是印度特色的春运，对有钱人来说是天堂，对穷人来说是地狱。

## 索溪，冬日的歌谣

张建湘

冬日的索溪，如低眉敛袖的静女，怀抱淡远疏朗的情怀，守望着冬日的天空与四围苍翠的山色。这一湾流水越来越清澈，临水自照的白头芦花，在风中感叹季节飞逝，繁华易散，而正在浅渚里觅食的白鹭，却是悠哉游哉，如洒脱的逸士，尽情地享受着索溪的每一个晨昏。清流从河床间激起的细浪，浅唱低吟蜿蜒而去，季节轮回，青山不老，所有光阴全都记取于点滴涓流之中。红尘万丈，世事纷纭，哪里能如索溪这般岁月从容！都道是在山泉水清，感恩这武陵源的脉脉青山，莽莽丛林，方成就了索溪川流不息的妙曼！

晴好的日子，阳光最是眷顾这一脉清流。当晨曦刚出，索溪便被渲染成一幅清雅至极的水墨画，从唐诗宋词的韵律里逸出，铺陈在这片土地上。溪畔飞翔的白鹭，鸣唱的鸟雀，以及如泼墨的灌木丛，让人恍惚拾起前世今生的记忆，思绪努力追寻那遥遥的穿越时空的一丝灵光，回首间，便有了讶然的顿悟。岸边杨柳虽已退却满树绿色，清隽的灰黑色枝条凭添了几许冷峻气质，正宜写进丹青，远比那依依春光多了许多份量。那些丛生在水畔的木芙蓉树，记得秋天的时候，开得灼灼如霞，把索溪的水都映照得如同洒上了胭脂红。当冬日的第一场大雪来临之后，它们便收敛起红妆翠袖，进入索溪的梦乡，作季节的短暂等待。红颜不曾老去，只是换了件季节的衣裳而已。

微雨中，有人提网戴笠于溪畔巡回，且行且止，眼底清流中，有鱼虾游弋。渔人却意不在鱼虾，而在索溪的鱼虾之乐。风吹芦花，如霰如雪，如三月里樱花飘落水中，让人想起曾在水畔洗衣裳的那个土家女子，以及女子绣着白莲花的围裙。一场大雪之后，一支迎亲的队伍踏着溪畔的积雪迤迤而去，围着白莲花围裙的土家妹是那个幸福的新娘。鼓乐之声虽渐去渐远，没关系，她知道自己是喝索溪水长大的新娘。

雪落索溪的日子，有人来到溪边，踏着洁净的大地，细数雪地自己的脚印，细数刚刚绽放的一树梅花，细数远处的缕缕炊烟，细数年成，细数一个个饱满丰硕的日子，然后发出满意的感叹：山好水好，一切便能安好！

日出日落，花落花开。索溪见证了所有岁月的更替，却不露一丝暮气，景物依旧，而风月无边。一水一世界，一石一菩提；走近索溪，或许可看见自己久违了的一方心灵天地



## 那一场心花路放的艳遇

二手音响商耿浩婚姻惨遭失败，幸亏在剧组做制片的好兄弟郝义及时发现自暴自弃的耿浩，决定带耿浩开去启一段治愈之旅。于是一对好友带着一只狗上路，邂逅三千公里的桃花。

阿凡达女郎、杀马特周丽娟、白富美，各式各样的女人接连登场，耿浩一路艳遇一路疗伤。时光倒转，5年前的此时，大龄文艺女青年因为听了一首流浪歌手耿浩的歌，毅然决定前往大理。在经历一连串奇葩遭遇之后，大家都放下了心里的阴影，找到了通向幸福的道路。

整部电影其实最大的亮点不是感情线而是耿浩的追梦之旅。最初他遇上并与之相爱的那个人爱的一直是他的才华，而他最迷人的也是他的才华，但是他却为了生活放弃了自己的梦想。其实

他也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他只是想让自己的家人过得好一点，但他却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丢了。他们的一路上与其说是治愈之旅，倒不如说这是一场赎罪之旅。

电影《心花路放》是2014年9月30号上映的一部影片，该片由宁浩执导，黄渤、徐峥、周冬雨、张俪、袁泉等主演。《心花路放》讲述了影片上映后，首周票房超6亿，成为史上最快突破6亿票房的华语电影。票房总计11.67亿，登2014年度国产电影榜首，并成为国产电影史继《泰囧》和《西游降魔》之后的第三名。

这部票房近十亿的公路电影讲述了一段从北京到大理的疗伤之旅，张家界天门山、湘西芙蓉镇、昆明、普达措、大理路途中的故事让主角们对爱有了新的感悟，观众也沉醉于片中迷人的风景里。

天门山是电影《心花路放》中的第一站，徐峥和妻子的相遇之地。2013年11月，《心花路放》电

影剧组来到张家界天门山，在景区取景，同时还在天门山峡谷中的《天门狐仙》剧场，拍摄黄渤、徐峥两人邂逅阿凡达美女的艳遇大戏。拍摄当天，天门狐仙剧场化身成为一个巨大的时尚Party舞台，数百美女共同狂欢，场面壮观。

徐峥带黄渤见杀马特网友周冬雨，闹出了不少笑话。上世纪九十年代风格的破旧发廊，住在小院子里一头黄毛的杀马特少女周冬雨，电影观众往往一时无法把这个小镇和大名鼎鼎的电影《芙蓉镇》联系在一起。芙蓉镇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，因小说《芙蓉镇》改编的同名电影《芙蓉镇》在此拍摄而闻名。《心花路放》中展示的是镇上普通的居民生活，事实上，芙蓉镇亦有不少极为值得参观的旅游资源。

车坏了之后，张俪问当地人借摩托车带着黄渤徐峥去机场。这段摩托车之旅堪称电影中最优美的片段，拍摄于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，电影中张俪骑着农用三轮摩托车，缓缓地载着徐峥黄渤前行，两旁层林尽染的树木如风景画般缓缓展开，令人心花路放。

袁泉住在洱海边客栈散心，黄渤和袁泉相逢于此。一首《去大理》成为整部电影故事的起因，电影也在观众心中种下了一颗名为去大理的美好种子。

（本报综合）

